

奉使金鑑

馮恩崐謹署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前充出使德國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中使一

漢

王商

建始中商代匡衡爲丞相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郭舜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中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中使一

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

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

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

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

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

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

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

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

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

絕

東漢

孔融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因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甯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牽章表署用輒使首名墁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冢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鄭宏

建初八年宏代鄭眾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二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

三國

後漢

秦宓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驚服宓之文辨皆此類也

魏

崔季珪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坐自捉刀牀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如使曰魏王信是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崔林

文帝時龜興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其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三

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並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

荀勗

先是勗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

吳

張昭

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

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得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及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卒遣彌晏往淵果殺彌晏

薛綜

薛綜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尙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四

江表傳費禕聘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晉

毛寶

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叟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即便宜急遣使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改書侃果共征峻

顧和

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顧和在數中還同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爲政宥有漏網何緣有所察也

六朝

齊

崔慶遠

南齊始安貞王道生子鳳鳳子遙昌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五

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惟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惟昆季有同魚水武帝臨崩託以後事嗣孫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藩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

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
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
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有賴不和則二國交怨
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游行鹽境北去洛
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豕雜
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
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
而相之今近藩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藩親而遠
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
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
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竟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
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六

選之名袴褶絡帶

陳

潘徽

徽爲陳客館令隋遣魏澹聘於陳陳使徽接待之澹將反命爲啟
於陳主曰敬奉宏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
啟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
湯聖敬曰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
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問所論敬字
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
男子冠而字之注曰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
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

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而駟駟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時不服水土融曰周穆馬迹遍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

北周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七

竇毅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詰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

唐

竇靜

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空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眾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

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復從之太宗卽位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落都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眾歸欵太宗稱善及擒頡利處其部眾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慶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忘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太宗深嘉其志優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傅奕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乃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膝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馬燧

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馬燧爲趙城尉是時回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偃強恣睢所過或擄掠廩粟供餼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趙城尉馬燧自贊請主郵驛比回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毋暴掠回紇乃授燧旗幟

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輒殺之回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益奇之

李載義

太和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回鶻每遣使入朝所至疆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回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撻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心爲下無敢犯令

卷之四十一

九

賈耽

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旣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

李吉甫

吐蕃遣使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

陸贄

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阻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遣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

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阻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難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反覆因美其軍彊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曰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十

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還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楊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坱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

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極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就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適宜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日李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而害之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李景略

德宗貞元五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坐梅錄俯僕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於塞外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唐人稱侍御史爲端公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率戍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五代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三

後晉

王權

天福三年冬十月晉王因契丹加已尊號至是遣權使契丹稱謝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王怒停權官

書法曰書予權也於是權恥屈膝辭使不行雖謫猶榮矣故特書之

宋

孫全興

太祖開寶七年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爲鄰國不亦休哉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答書許修好契

丹乃遣使詣宋並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趙安仁

景德初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雍熙中太宗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安仁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安仁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橘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旣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袒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柬之至又令安仁接伴柬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三

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束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柬之屢稱其才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

程琳

大中祥符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程琳爲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乃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琳前折其使乃以琳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琳爭以爲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琳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琳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是不復窺邊

陳希亮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十四

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黠暴橫留月餘壞傳舍什器且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陳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由譯者教之吾痛懲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往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無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韓琦

琦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

李維

沉之弟

沉沒入爲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以爲賀正且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仁宗初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旣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尙書辭不拜

龐籍

康定二年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欵乃密招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勛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五

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竊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賀從勛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

足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麗籍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夫

御批

元昊稱男而不稱臣其不肯服事之心迹已露麗籍奉命議和卽當執名分大義爲之開導如其不悟則移兵致討以伸國威可耳至烏珠乃酋長之稱與吾祖之義了無關涉顧據內地嫌音與之爭較非惟爲西賊所哂實貽千古笑資其後富弼所論最爲得體蔡襄猶不免泥於庸俗之見也

張方平

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趨其謀

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王者曰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回國可也充啟從之禧卽行高麗使過府時方平判應天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

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乘馬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衛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陛下神武可一戰而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唯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利上善之

王拱辰

慶厯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樂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筮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尙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此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七

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迴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越薊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

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

宋史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向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爲國老成望始重矣

任顓

賈人納欵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拙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權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因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詔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

宋史論曰宋至神宗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顓至瑜是已顓能折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夏人屈元昊使者尤昭昭者與

文

程師孟

判二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川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未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曰昊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饋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向涿人饑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

張希一

官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

移尙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

王德用

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爲戎狄畏如此皇祐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時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德用御弓一矢五十

羅拯

神宗熙寧四年高麗來貢初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真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爲可結以謀遼乃命拯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九

諭意至是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及朴寅亮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御批

高麗海外蕞爾豈能與遼相抗且爲遼所阻卽久絕中國聘貢其不能叛遼自立亦可想見乃因佑舶一通妄思結弱邦以謀勦敵徒使與國生心終成畫餅何計之左也

梁適

梁適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

劉忱

神宗熙寧七年適遣樞密副使蕭素等議疆界於代州境上初劉忱呂大忠旣奉使而大忠遭父喪有詔起復知代州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遼地臣旣

厚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勅曰遼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至是與素等會於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卻之乃移次於長城北改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九月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通好北敵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豐端妄來理辨比勅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占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必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三

次第取錢新制曰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墜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遼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彼籍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鬼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備邊使

戰勝守固而已公亮言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堡爲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遼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母令倒持帝召劉忱呂大忠與執政議之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不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

御批

韓琦請遣使諭意守舊境以修前好如彼自敗盟則一振威而復故疆據宿憤所論切中事理惟請罷將官之類以釋可疑之形非惟跡涉張皇且因敵國生釁自撤邊防亦非籌邊長算至謂植柳西山築城河北爲豐端所由更不免過存畏怯琦昔在西夏威望素著何亦爲此萎靡之見耶

呂大忠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五

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啟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

蔣之奇

知瀛州遼史耶律廸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

伯奈何爲之屈膝耶奠而不拜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疆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令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呂大防

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摛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遣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尙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欵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班臣寮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唯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三

斌董道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

張安道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到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以受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蘇軾

元祐三年遼賀正使劉霄等入賀東坡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元祐八年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於天下二月禮部尙書蘇軾

言高麗使乞買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宜卻其請不許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有旨書籍曾經買者聽

高麗入貢使若陵茂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元祐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曰遠方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俱爲之小

敢

軾知杭州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朝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用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墜其計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三

守臣不敢專權奏聞料此僧必不肯已必云本國遣使來獻壽今茲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止獻頗似穩便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

澠水燕談錄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書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文潞公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

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能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便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

邢恕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恕館之恕曰時宰章惇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惇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邢恕卽以惇語答之歸奏泰陵大喜以爲善於專對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五

何灌

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候遇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歎何巡檢神箭灌曰卽灌是也蕭矍然起拜後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

程瑀

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澀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

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郡命瑀往河東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洵俱至燕山還遷左正言

金酋幹離不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令謹飭邊備徐觀其變

翟汝文

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范如珪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五

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如珪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珪與同省十餘人合議並疏爭之旣具草駭遽引去者衆如珪獨以書責檜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珪論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告己益怒如珪謁告去

金安節

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件送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

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答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嗣金將僕散林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甯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請祠得請胡銓繳奏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尙書兼侍讀乾道七年卒年七十七

陳康伯

紹興十三年遷軍器監借吏部尙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餽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美

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後除吏部尙書宰臣擬用權尙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

紹興十五年康伯接伴虜使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欲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却之或謂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厭甯能盡從之乎虜使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之知泉州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謂其無事康伯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還知虜已聚兵康伯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

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慢言
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康伯奏虜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
一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唯陛下決計用之士
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踴躍爭北首
死敵命諸軍皆受康伯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洵
洵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康伯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警奏
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
安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康伯以義折之
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康伯呼館伴徐嘉
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

趙雄

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毛

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
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
必不敢不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時金將起河南之役
議盡以諸陵梓宮歸於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
正受書儀雄旣見金主爭辯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
乃已金人謂之龍鬬金主曰汝等何舍欽宗而請鞏洛山陵如不
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雄賀金生辰別函書請更受書之禮略云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
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旣難一旦而驟
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
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
尙冀允從式符期望

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遣人宣諭曰汝國既知鞏洛陵寢歲久乃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匱於義安在朕念天水郡公會爲宋帝尙爾權葬深可矜憫汝國既不欲請當爲汝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帝甚悅時金國大治民安其業而雄虛詞相飾如此

御批

恢復大計惟當斷之於心卽欲集思廣益亦何難謀定廟堂以決勝算奚必待置局而後議邪孝宗聞趙雄之請而喜徒博恢復虛名以掩其偷安之迹非真能銳志有爲也及遣使出疆仍因生辰致賀而別函所白復舍欽宗而請山陵一經詰責無詞以對卒之鞏洛葬視一品孝宗其能無愧於心乎

廣義金主一言以折趙雄而卽語塞者是雄之識見可謂明乎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天

而孝宗之薄於欽亦可見矣

林天台曰孝宗今日遣一使以求稱叔姪明日遣一使以求減歲幣今歲遣一使請還鞏洛之地明歲遣一使請殺受書之禮而欽宗朽骨下同凡庶故金主謂趙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彼豈不知暴露於風日者不顧而埋藏於泉壤者是索金之葬欽宗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爲而姑與之和蓋以世宗之賢也不然朱元晦謂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志焉可知矣

王抃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勿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移時不決知閣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與虜使失儀而孝廟嘉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在朝

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毘陵丁逢以選人上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大喜卽改宗秩

邱宥

宗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宥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宥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

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宥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宥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宥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邱宥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用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完

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宥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宥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旣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宥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宥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宥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宥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宥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尙使一軍統之

發明或以邱宥議和爲非是曰天下之勢有強有弱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雖以宋金世讐不可忘戰然揆諸國勢度諸事宜宋以積弱之國而抗積威之虜構隙以來喪師失地虜人不亡一

鏃宋人所損實多據京西陷淮南入西蜀宋人所恃者唯長江耳豈不岌岌乎其殆哉用是而觀則邱密之議和乃權而得中者也金既許和還軍下蔡則其息兵自新之意可見矣大書特書交予之也

廣義昔者汴京之圍何其難解今和州之圍何其解之易耶曰勢不同也當夫韓離不之圍汴也如拘狐兔於場汴宋垂亡之勢十無一二此其圍之所以難解也至若和之受圍也金非昔強宋非昔弱僕散揆素無南侵之意韓侂胄自識用兵之非議和之說各中膏肓此其圍之所以易解也雖然寧宗之憂不在於金而所憂者國之無人耳

謝源明

謝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卽位定冊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三

問謝云伊尹放太甲於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答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金、

紇石烈良弼

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年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旣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國書如舊儀梁肅旣還宋主遣工部尙書張子顏知閣門事劉宗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於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虞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

從上與大臣議良弼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遂從良弼議答其書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投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尙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

孟鑄

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日宋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

王維翰

章宗朝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八年宋人受盟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一

三

還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於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

卿

李獻甫

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辨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乎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正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尙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

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幣雖捐五十萬獻甫請
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
官後死於蔡州之難

明

會亮

會亮初爲儀曹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索其文觀之
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亮責之曰龍帕固疑誤
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命易
去之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亮取其副覽之乃國王
陳叔明亮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尙書詰之
使者不敢對蓋日燧爲叔明所逼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
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夷何狡猾如此卻其貢不受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三

會榮

永樂中會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野咸聳望焉有交趾貢
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欵之或舉二都護以對上曰朝
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會聞之卽自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
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
上悅曰不論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
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
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

楊士奇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名已定
明且尙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眾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
此無藉小人用之必辱朝廷旣而有旨召眾皆入蹇遂奏用伏上

顧問夏對曰不可用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曰士奇獨對上曰朕適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恥人蹇何爲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忠信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上曰蹇不足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忌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爾言伏之力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老爲國母憚違衆士奇叩首言謹遵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暲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切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尙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三

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旋禍爲福上顧問士奇曰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爲榮何爲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尙膳賜酒饌明日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弑毒虐國人成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

至吾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夏原吉

西域法王來朝文皇將親勞之夏原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儀從此大壞上曰汝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上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姚夔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十四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滅虜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終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二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 呂海寰編輯

特使一

漢

酈寄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其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特使一

一

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乎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趨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尙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遂逐產殺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嬃使人誅燕王呂通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

前漢書贊曰當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唐蒙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喻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一

二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使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事載相如傳

呂步舒

董仲舒弟子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以爲是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

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御批

鄭吉屯渠黎班超屯疏勒皆出塞二千里是繕邊防正以衛內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二

三

地豈有三郡逼近西京轉可移民避寇者況郡縣旣空適足逞戎馬之足直指盜耳

陳立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

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其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其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

東漢

趙熹

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二

四

耿恭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

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屯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

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五

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合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厯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

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絕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其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二

六

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齋牛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

東漢書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發明馬防偕耿恭將兵擊羌幸而成功然防甫占還恭以罪免至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不待恭歿而後知其爲防所陷矣

御批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氊嚼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爲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節之義

矣

鄧訓

章和元年羌豪迷吾子迷唐與私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二年冬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七

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谷居頗巖谷眾悉離散和帝永元二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叛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歛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四年冬十月護羌校衛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鄢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

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御批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眾也聶尙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爲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

矣

梁懂

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其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八

萬兵反其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宏發關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圍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

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眾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韃曰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遣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曰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於師卽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九

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有詔原刑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東漢書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張膽發憤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啟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趙岐

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因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後遭唐瑒之害流離顛沛賣餅自給後諸唐死滅因赦得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膺司徒胡廣

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
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
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
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
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
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
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
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
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
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
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十

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
謂承曰今海內分崩惟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
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並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
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
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
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
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
拜岐爲大常

賈琮

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
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

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
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
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
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
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

三國

魏

裴潛

太祖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
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二

十一

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
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
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至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
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
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
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
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
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興也以勢料之代必復
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聞至

田豫

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
備並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

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其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眾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築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三

害豫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鮮卑素利等遺豫牛馬轉送入官乃密送金二十斤豫張袖而受之後悉付外上狀詔褒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朕甚嘉焉

隋章雲起

仁壽間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聞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泄漏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諳才兼文武又立朝審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二

三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特使二

唐

淮南王神通

武德四年竇建德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爲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殷矯

殷矯初爲太宗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令矯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嶠

李嶠爲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命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特使二

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嘉之

賈言忠

總章元年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雒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同心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其謀契必何力

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

婁師德

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並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右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饒利繼之費武后降書勞之

裴懷古

裴懷古則天時爲監察御史時姚儻道蠻反詔懷古往使輯之懷古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二

古申賞罰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尹而還

郭元振

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王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他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疑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耶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

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
積必不能入則弱甲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
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
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於
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經俟斤掠我牛羊
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

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
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並求分十姓突
厥之地元振曰所請若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
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
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斷未可許當以計緩
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
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
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
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
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
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
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遂割
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馭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
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不欲歸款
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
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
下猜狙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神龍中遷元振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
疆盛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
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
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曰吾
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虜庭將安適堅不動明日素服往
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
弔贈禮哭甚哀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
二百牛羊十餘萬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景龍二年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
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眾爾時故
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
郭元振追忠節入朝宿衛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衛將軍周以慆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四

阻其行不若厚賂宗楚客紀處訥請留不行忠節以爲然遣間使
賂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說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
求四鎮十姓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
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
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
直欲爲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
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
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安得復
事唐也往來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
葛有功請分子闡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
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
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

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度叔父僕羅兄倭子乃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眾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脇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初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此有娑葛急則與之併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楚客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五

等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聞其謀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高而殺之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六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報元振入朝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機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占甯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奉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中宗卽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

杜暹

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時暹已回至涼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厥騎施帳以究虔瓘等犯狀蕃人賚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告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爲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服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並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六

以功特加光祿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說

開元八年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史李憲以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開元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守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

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蓋說所不及卽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乃遣其大臣河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裴耀卿

開元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儀又令耀卿資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資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

王悔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七

唐開元二十二年冬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傳首時可突干連弟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退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爭權不協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噶所毒未死誅梅錄噶及其族黨旣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二十三年春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南霽雲

張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罵馬上請決

死鬪叔莫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眾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明懼師出被叔冀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甄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甯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

藥子昂

劉清潭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八

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薦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南竇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耶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卽天子位其仁聖威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緞絹豈忘之耶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藜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侵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於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闕徑沙苑而東子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洛衛懷收賊

財帑乃鼓而南此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進少華琚榜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同擊賊進收東都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琚揚州大都督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九

班宏

班宏爲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唯岳匿父喪不報以求位代宗難之及遣宏問疾且喻唯岳唯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郭子儀

永泰元年九月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子儀屯涇陽時二虜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其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以從子儀曰此適足爲累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

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公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十

紇可汗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宗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御批子儀忠誠素著威望久孚是以輕出而不自疑回紇亦誠服而不
敢害使非其人而強以效顰爲美則嘗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劫盟
渾瑊幾致不免厥鑑又豈遠哉

胡寅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
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擊
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
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聲音容貌
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
僞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蹙中使怨憤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仙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爲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醑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攻雲中身爲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卽行凡爲所難爲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况懷恩乎

董晉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十一

代宗大曆四年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旣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耶諸戎以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畜馬蕃者非我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還遷祕書少監德宗貞元十二年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爲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迺爲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軍

士欲斫守進迺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侯鄧惟恭執迺送京師詔以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受詔卽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士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旣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尋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時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御批

董晉從容定亂裁抑更張頗見經濟乃轉以爲柔仁而別用行軍司馬撓其事權於用人機宜失之遠矣厥後宣武軍之變非朝議實激成之乎

吳淑

吳淑者章敬皇后之弟建中初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盧杞白志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七

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遇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

顏真卿

德宗時盧杞惡真卿欲出之建中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然之乃遣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

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使人邀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
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
餘人環繞慢罵拔刀擬之爲將剽啗之勢真卿色不變足不移希
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館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
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
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使者拜舞於
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
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
知有所歸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
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
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
耶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
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
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耶四使不敢復言希
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
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
希烈乃謝之淮南都虞侯周會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
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會等殺之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
張伯儀與淮甯兵戰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
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
人言興元二年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真卿真
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唯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
帝遣其黨辛景臻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

御批

赴火景臻遽止之八月李希烈聞其黨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有敕賜公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縊殺之貞元元年贈司徒諡曰文忠

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縊殺之貞元元年贈司徒諡曰文忠

三朝者耶其說之自相矛盾固當有目其見

唐書論曰真卿元老風烈愼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真卿五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殖醢天下幾何不解體耶向能用薦言真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德宗之闇既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薦策無疑矣

秦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十四

書法巢父書殺之此書爲所殺何爲真卿惜也何以言之真卿留蔡於是二十閱月無生理矣真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也終綱目書爲所殺一

發明中宗時書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殺所以譏五王不能討賊反受制於賊手也今此書真卿爲希烈所殺意亦然乎曰非也五王誅二張復中宗三思在其掌握當斷不斷故綱目變文以罪之耳若真卿則於建中四年書希烈陷汝州召遣真卿宣慰之則是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不在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爲賊所殺故夫希烈非能殺真卿乃是朝廷使真卿爲希烈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爲何如哉噫

胡寅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已知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
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曾鞏曰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魯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捋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
之倡也夫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昱所
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如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
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
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
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
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與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
中人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唯慙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五

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
足以觀公之大也

盧羣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漚田遣中使止之少
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大渠大利於人羣云爲臣
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頌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不盡
恭恪卽責下吏恭恪亦難矣凡數百言諭以君臣之分忠順之
義少誠乃從命卽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辯好談論又與少誠言古
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無不聳聽少誠大感悅
羣旣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不敢桀驁以奉使稱旨俄遷
檢校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賈林

建中四年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既見曰林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其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毫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爲將尙知愛百姓況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尙誰與居今不憚歸國但業與諸鎮結盟虜性樸彊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若能下詔以恩蕩刷之赦諸鎮之罪我當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使林還報抱真陰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六

相約結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幸喪師則恆莫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實遂引而北賈林復激之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其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并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

已晚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時武
俊與滔已有隙因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此田舍
兒乎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約爲兄弟興元元年赦天下
武俊田悅見赦皆去王號上表謝罪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
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恆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
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
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
及田緒殺悅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合兵攻滔曰朱滔志吞
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
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
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七

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變
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
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尙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
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繫天下安危若其
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厲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
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
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五日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御批

賈林說激王武俊數語可謂言辯而軌於正非縱橫排闔家可比
是以一舉而使疆藩歸命逆滔坐斃其績偉矣然當時不聞爵賞
之加豈其人竟同魯連之高蹈抑抱真不欲揭之以爲功而朝命

遂弗及歟

綱鑑書法兩軍相望尙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

又書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見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而抱真先

溫造

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爲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陷沒德宗患之以劉濟方推忠誠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乃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願效死節

何士幹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六

德宗興元二年五月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子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設矣比達涓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鐵使包結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繪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閒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

至

孔巢父

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鐘名民伍璘

敗知名

德宗興元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十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辨博至魏州對其眾爲陳逆順禍福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驩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早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諸軍府紓其難是年秋副元帥判官高郢勸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五

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並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皆胡人多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尙書右僕射諡曰忠

巢父初使魏博不動聲色而凶渠授首撫定一方及至河中則以舉措失宜僨事兼喪其身豈智於前而愚於後耶

御批

發明懷光遣子謝罪請束身歸朝綱目皆不書之至於巢父爲左右所殺乃復歸罪懷光何也懷光親行反叛致乘輿奔走罪不容誅今幸天子赦宥慰撫自當生死惟命一聽王人所爲而又繼令左右賊之則是迷而不復罪愈加矣是以書法如此若

夫巢父書遣書爵者子其不失使指也一子一奪而綱目之情見矣

李泌

德宗貞元元年秋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復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泌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今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甯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節鉞矣抱暉覬者馳告之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歸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曰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卻之因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無

慰之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師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賫板幣祭前使愼勿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抱暉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貞元三年九月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邊將告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致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爲雍王時見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回紇於陝州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

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泌曰臣爲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自是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行乞骸骨上曰朕不惜屈己與和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只令臣宴樂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如何皆對曰果如泌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曩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

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尙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惡耳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則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平泌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三

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唐因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餘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

御批

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必皆令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一千餘人省度支錢五十萬

必以單騎深入危地非苟且嘗試之計蓋知抱暉特一庸妄人其志僅圖旌節耳急之則叛人恒擾且將助而爲變唯直啖以所欲而潛攜其將佐之心然後一言逐之其勢易如發蒙振槁可謂能斷大事者

張溥曰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爲逆在唐室爲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雷

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讐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溫沒斯以逼烏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爲鬪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卽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李紆

李紆貞元初爲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紆宣中詔紆宣慰以厲節將還報合旨

元稹

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劔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戶

裴度

元和中爲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視事齋閣大加宏做惡之乃治舊採訪事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元和七年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難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烏注執奉法令輸稅賦室房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十年又遣宣慰淮西行營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裴

裴度爲御史中丞元和十年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軍事多合帝

意

張宿

上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師道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乃納三州遣子宏方入侍宿旣還師道中悔

房式

房式憲宗時爲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於河朔歷使諸

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程昇

程昇同平章事西北軍征不洽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柏耆

柏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汎汎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眾乃信悅

鄭覃

鎮冀州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祈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

秦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美

韓愈

穆宗長慶二年王庭湊反圍節度使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詔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箭皆復其舊使愈以兵部侍郎宣慰其軍韓愈旣行眾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尙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

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對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奪圍出

尹起莘曰韓愈宣慰之行殆與眞卿無異而偶得免者幸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李回

會昌三年四月昭儀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逼監軍奏請命稹爲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毛

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安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禽矣上喜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宏敬爲南面招討使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副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范曄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寇邊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

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不由一相哉
丁奉曰武宗之能任德裕猶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薦李
回猶裴度之能容李愬此澤潞之功所以克濟乎淮蔡之功也
然澤潞之功易不若淮蔡之功難者何哉元和之時蕃鎮之積
禍方酷會昌之日憲宗之餘烈猶存也

趙藩

武宗會昌三年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
藩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使趙藩就黠戛斯求安
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
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遣發饋
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
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乃討黑軍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袁

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
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
回紇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
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
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以太
僕卿趙藩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
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右屯衛將軍堅昆都
督迄於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
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
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爲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
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
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

趙藩回曰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御批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讜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未矣况遠尋苗裔傳會支離尤失救命之體且卽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韋宙

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雁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无

永州刺史

劉潼

宣宗大中四年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宏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忤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少尹劉潼召諭之潼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宏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御批崔鉉劉潼之言忸於息事甯人而不達於政體夫妖賊悖慢猖獗非勦滅不足以申國威若徒藉口舌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贄宏偏師直入一鼓成擒么麼初無難盪之勢果何憚而不爲耶

徐雲虔

僖宗乾符四年春南詔酋龍死子瀆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宏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酋龍許以公主妻之蠻俗尙浮屠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瀆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帖嗔卑詞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辯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三

辛

曰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旣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甥舅夫兄弟甥舅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旣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遽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比邊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

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

三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三終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特使三

宋

范仲淹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呂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簡深罪范公遂言仲淹可斬仲淹奏曰臣始聞昊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辱專在臣矣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特使三

一

歲大蝗旱詔仲淹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抑奢侈

种世衡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偃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敬服

宗澤

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

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廷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柝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金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

金

僕散忠義

本名烏者

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离斡鴟張命將徂征及离斡敗其黨括里札八奔入於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二

宋主傳位於宗室子昚是爲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紇不烈志甯經略宋事別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移牒宋樞密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戒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張浚復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賚敬造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於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嗣忠義與宋相持日久繼復宿州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盧仲賢遣使二輩持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人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

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人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
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
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義乃遺書宋人
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宋人懼而世宗意
天下厭苦兵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宋使胡昉以右僕
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
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和議始於
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甯敗宋魏取楚世宗下詔進師
於是宋知樞密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
定宋遣禮部尙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誥充通問國信使取到
宋主國書式並國書副本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
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誥入見其書但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三

曰姪宋皇帝育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
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於姪宋皇帝不
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
爲報問國信使詹事楊伯雄副之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
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

宗浩

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
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
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臣
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來且
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於
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

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卽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於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尙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於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况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爲屏蔽倘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於首事人鄧友龍等悞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倘上國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四

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於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諭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旣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泊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尙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弃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甯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旣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卽底於成感戴恩德

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爲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旣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佻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與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旣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五

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眾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徹戍以爲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論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

舊臣於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旣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臣於理爲宜若謂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盧舒蘄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旣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卽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旣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六

萬兩正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給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弃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旣無故興兵蔑弃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卽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三萬兩正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足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馳一千今卽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

憫上合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
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
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
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
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
國之安危存亡將繫於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其後宋人竟請以
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
焉

明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
雲南長官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七

順逆利害諸酋落成感悅歸附冬諸夷復變帥藩沐英張統屬本
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

顧成

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子宗鼎各嗣
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
歸明玉珍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
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慎勿構釁啟兵端再犯吾礫汝矣琛歸與宗
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
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
使王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凶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

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

譚勝受 楊信

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逃民梁道明勝受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爲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爲監察御史後以事降行人至是遣勝受及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南海逃民梁道明等以勝受乃其同鄉故時道明挈家居於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首指揮孫鉉嘗使海南諸蕃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來奏聞遂遣勝受等偕二奴齎敕往招諭之十一月勝受等還以道明及鄭伯可等來貢方物賜道明襲衣及鈔五十錠文綺十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八

二表裏七十二匹其副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馭上以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

侯璉

侯璉初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朝廷以命璉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勢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上亦以爲能交阯黎麟請命璉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璉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爲撤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旣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

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璋曰以臣文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上曰若用眾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制卽日起行黎明直造至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兵大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論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望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驟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劉戩

安南多寶貨後使者率從水道挾估客往以爲利交人頗輕之宏治時侍講劉戩往頒詔由南甯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九

受陪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卽行餽遺一無所收使人要於途固致之卒麾去與琦敝皆爲交人所重

明史贊曰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豈刻意勵行好爲矯飾名譽哉亦其澹嗜欲恥營競介特之性然也章敝徐琦劉戩律已嚴正異域傾心廉之足尙也卓矣

趙臣

嘉靖間岑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姚鎮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於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詔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當得實

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
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
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
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
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
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迓臣曰久不
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
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
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
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
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
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十

卽吾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
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卽我泄漏
機事矣必吾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吾君不言我赤族不悟
猛取我女讐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
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馳詣希儀
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
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
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
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
眾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
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
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

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取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求印持鳩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亟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嗟此老姦計也遂飲鳩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捷聞論功行賞鎮請置流官治之從之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十一

崇禎十七年四月間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旣陷縞衣發喪福王稱帝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南可法啟行卽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上疏略云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姦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復屢疏陳討賊復讐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順治二年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可法遣諸將分守要隘馬士英忌其威名奪可法權可法益不得展布先是

本朝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清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

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
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
其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
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
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効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
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勦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
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
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
害子甚惑之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三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
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
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
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
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
爲勁敵子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
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
待蓍龜矣子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
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仁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旋遣人答書曰南中自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三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憂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故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

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柵梓數千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
意也哉越數日隨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
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雍
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我大明臣子無不長
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
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繼發復次
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
其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
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
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

古

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讐未
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
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
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
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
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未止歲輸以金繒回
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弃好
崇讐規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
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

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梟逆賊之頭以洩數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焜耀千秋本朝圖報唯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迨後

大兵克揚州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旣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乃殺之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五

御批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其語不載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帙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譎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能不强詞以辯

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明史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許以當南北之衝四鎮碁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奉使金鑑

卷之四十四

夫

奉使金鑑卷之四十四終

